

學仕錄

卷三
卷四



學仕錄卷三

目錄

楊名時

爲宰議

蔡世遠

循吏傳序

送李中丞序

與滿中丞書

與陳滄洲書

學仕錄

卷三 目錄

與李瀛洲書

與張封儀書

與趙仁圃書

送黃張二令

送王完璞

李紱

與泰安各屬

劉楷

禁刊邪書疏



王士俊

讞獄

沈起元

循吏約

王植

嘗試語

熊宏備

居官格言

學仕錄

卷三目錄

二

鳳官格言

謝家論

曹煇編

王植

謝東錄

謝家論

謝家論

王士俊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楊名時

字凝齋江蘇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定有楊氏全書

爲宰議

官之與民親者莫如宰宰之難爲也久矣國課不可緩民生蹙於下左右蔽其明刑訟擾其智大吏以法繩於上宰求免過之不暇何暇優游盡心興富教之務哉然使有人焉能以誠心實學練達其才循序有常務期成理則綱舉目張弊革利興至於期年可以觀效荒僻之學仕錄

卷三

一

壤生齒必稠凋傲之鄉室家必遂刁詐澆漓之俗習尙必瀆禮讓必興四方之爲宰者可依吾法而共奏治績也政有本曰孝弟曰廉政有要曰虛曰靜曰信曰儉曰威曰無銳於始慮善乃動曰不弛於終慎持晚節曰暇卽讀書其條目二十有二一內署肅清家屬不過數人刑名錢穀不過數人勿令與吏見吏亦勿令與內署人見可以節用可以防姦二嚴汰吏役以去蠹至任卽令各陳所能嚴試之無能者盡汰依經制錄數人期足任事而已必獎勵優卹使樂盡其能以爲上用且深察其

人之賢姦而無爲其所嘗非堂衆屬耳目處勿見吏吏不得擅稟他事一切事勿輕簽押御下必莊三徵糧既去加耗各弊其法莫如依時按欠摘多掛比不可差擾掛比不完不到方行拘比不宜輕用笞責流亡死戶及窮民拖欠當隨時善酌之使上不逋賦下不病民其糧簿但發戶書登記完欠數隨即繳入內署按欠摘提勿令滋閣欠做比諸弊以飽吏腹四清訟之根大訟則理小訟槩息嚴好訟之罰重誣告之罪有誣訟者力究訟師記其名確拏懲治將名登入訟師號簿填明年貌居

學仕錄

卷三

二

住令自畫供於上以備稽查及再犯加等治罪收獄羈禁或一年或數月必待悔悟自新方釋之既釋後每逢鄉約另查其後行五嚴稽核之法如十家爲甲甲有長甲內有訟師游民不孝敗倫無賴竊盜姦宄等甲長以聞之官十甲爲保保有長保內有諸不善者亦悉聞之察出不舉治保甲長保甲長挾私生事坐反誣之罪保甲長輸充均派鰥寡孤獨免役大抵保甲之名多隨俗而異或名保甲或名都圖等在因俗利導之六朔望舉鄉約令保甲齊集百姓勿得視爲具文申諭孝弟諸條

約舉行至三月後令鄉公舉善者不善者善者旌賞惡者懲治俱登名入善惡簿惡尤著者另自畫供於簿責罰收禁如治訟師法有不善不舉察出罪保甲長立閱師於各鄉公所教其鄉無力者凡民間婚娶必以時吉凶諸禮毋奢靡過分俱於鄉約飭之七密訪土豪及不孝弟不務本業者如治訟師等法八治獄平恕公聽竝觀旬日入獄勸諭罪人發其良心令改過自新九令保甲細查有產游民無產游民各造冊呈報游民有產者飭令歸業登名附鄉約善惡簿後每遇鄉約嚴加申飭

學仕錄

卷三

三

查核若仍前不改或舉發或察出治法如訟師土豪等果係無產可活者注名入無產游民簿令各保查報荒田若干畝開明冊籍出示諭田主有願將荒田入官者自立狀在官將各項罪贖等通計得若干銀兩相度各鄉荒曠處立廬舍備牛種令游民各執業幾畝耕種量給銀幾兩爲衣食耕種之費逐漸安集一面嚴稽勤惰以行勸懲申飭保甲查報倘有仍前游惰照訟師等重處要之此事甚煩經營必隨時制宜盡心力而爲之十鰥寡孤獨不能活者令保甲具冊呈報注名附鄉約善

惡簿後行鄉約時勸諭一鄉殷實者每月量出米穀令鄉公舉素行老成者主之每逢朔望鄉約日量給窮民十一修社倉之法十二令士農工賈各言其積弊陳其便宜順情利導斟酌盡善相其緩急漸舉行之十三相境內土宜水利與田工關切者興之鹽法捕務諸弊革之十四盡心封疆寇賊之弊嚴明機密十五以忠廉化其僚屬十六課文拔士造就有用人才共致治安十七誠求無倦察民間隱情如一家十八嚴立刑具民有化之不改教之不順再犯加等三犯斃刑終惻然存哀矜

學仕錄

卷三

四

之心十九設各簿鄉約善惡記名簿一本有產游民及鰥寡孤獨俱附於後設無產游民記名簿一本訟師土豪等惡人記名簿一本盜賊記名簿一本但令當堂親書花押於上收存內署以警頑梗便稽核又設雜項所入爲民所費銀數簿各一本以示無私二十愚民好作無益者及富民當笞者俱罰令修治公事二十一信乎朋友以獲上二十二讀律今人苦於宰之難爲輒自托於君子不可小知以爲爲宰非吾事平日不一究心宜其臨事而僨矣庸詎知民之待命於宰者切乎且治一

邑之道卽治天下之道也烏得曰優於爲宰卽非大受
之器

學仕錄

卷三

五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蔡世遠

號梁村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勤有二希堂集

循吏傳序

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教孝弟敦睦黜誣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給歡上官而不體下清者民之蠹也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爲利藪者本心旣失殃及其身者也

送李中丞序

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媿媿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大易動而得礙則躊躇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

夫明之過爲矜氣爲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爲易之乾惕爲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

與滿中丞書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爲憂樂及其擁旌旄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胥蠹役豪猾之病民考察已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爲己憂擇學問優長學仕錄

卷三

七

才品良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爲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

昔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誨誘不倦風教大行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諄諄以興學爲事者蓋以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於一方一時遠

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與鹿洞以後宋季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推江右極盛嗚呼其所留貽者遠矣

與陳滄洲書

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概有傲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耻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傲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爲能兼也不自以爲能兼者正吾所謂傲懼之心也傲懼之心非畏葸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

與李瀛洲書

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爲民害蠹役廢民之膏中人以法

至其驕橫已極凌紳士如草芥竊謂此輩擇其甚者置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閩矣健訟者指無爲有節毫末之事以爲滔天上官不知輒爲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內碁置星羅摘其尤者甯確無濫甯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在租稅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爲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興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孰過於此

學仕錄

卷三

九

與張封儀書

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廉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爲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辭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卽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爲伸耶伏望不株連而速結

仁心之所及者宏矣

與趙仁圃書

整齊風俗振起人才端在教化俗吏以此爲迂大賢以爲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獎善懲奸之餘大振鼇峯書院定其規條躬爲誨諭勗以武侯之澹泊甯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己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送黃張二令

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誨諭

學仕錄

卷三

十

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爲按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欺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月三四至又以暇日適山村里閭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爲諸生者爲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嘗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

多人爲三公名儒常始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
命之寄實爲一生發跡之始有暇卽當讀書非尋章摘
句之謂謂非讀書無以明於修己治人之道而振勵其
志氣也

送王完璞

親民之官可以爲所得爲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
可以爲所欲爲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
與其難而可以爲所可爲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
訪蠹可以興學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
學仕錄

卷三

七

成專己者不虛干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者蹶毋徇
己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爲吾子期者我將
逖聽風聲焉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李

紱字巨來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初稟別稟

與泰安各屬

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蓋上下內外非蒙蔽無以行其姦欺也蒙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勾連鬻情真法則爲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獨是官受蒙蔽人以爲官之不明也不知蒙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

學仕錄

卷三

七

於不勤者十之七八蓋人卽智識短淺而事事躬親則奸欺者不能盡售其術惟因循積壓怠玩廢弛則顯子人以作奸叢弊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也難矣迨乎既受蒙蔽而後以察察之智勝之一人之智不足敵眾人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其私智而巧中之是皆治之賊也今欲力祛諸弊惟有一主於勤勤省閱而案牘之壓擱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遠矣鞠訊勤而情僞悉孰能亂我聰明決判勤而拘繫釋誰得肆其魚肉且閭閻之所惡者訟師勤庶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

伎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至於勤之明效大驗昭人耳目而人不務於勤者則自有故蓋勤卽仁也無痼瘕在抱之隱必不能孳孳於民事而性情嗜好之與俱勤卽誠也無巨明對越之心必不能凜凜於官箴而飲食起處之弗遑然獨不思

君上以職司責我統四境之農桑教化待治於官而爲官者因循浮沉莫之綜理其可以對

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衆人之疾苦訟訴待命於庭
學仕錄 卷三 三
而爲官者詩酒聲色莫之省顧其可以對民乎某與各寅好同舟泰汝其聰明各有優絀不能強同其材力各有強弱不能強齊其學問各有淺深不能強合各用所長事無不集惟所以對乎

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則非勤莫由某雖不敏竊願與各寅好共勉之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劉

楷

字子端安徽南陵人康熙乙未進士官至光祿寺卿

禁刊邪書疏

竊思學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我

皇上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重經史以勸士頒十六諭以勸民海內蒸蒸然莫不觀感而興起矣昔孟軻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學仕錄

卷三

西

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於禁後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買於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尙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華者明知必無其事僉謂語尙風流愚夫鮮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肆狂悖之詞真學術人心之大蠹也又有一種無知匪類假僧道爲名談佛談仙敢作欺世惑民之語或刻語錄方書以秘訣密作津梁或稱祖師降乩以虛詞言人禍福人見之詫其

神奇爭相附和投認師徒紛紛傳誦不知實一膽大愚
詐者所爲罔識法度及其敗露千連無辜雖欲宥之亦
難寬假非獨無知小人爲然又或有身托儒林心趨詭
僻者不體聖賢正學專思假借立名藉標榜之虛聲希
功名之捷徑諸如此類豈容雜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哉
臣請

勅部通行五城直省責令學臣並地方官一切淫詞小
說及妄談語錄等類立毀舊板永絕根株卽儒門著作
嗣後惟仰宗

學仕錄

卷三

五

聖學實能闡發聖賢先儒之正理者方許刊刻毋許私
立名目各逞己說疑誤後人違者並作何嚴禁庶學術
端人心正移風易俗亘古爲昭矣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王士俊

號犀川貴州平越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河南巡撫有吏治學古編

獄

古云殺人者死但獄貴初成傷憑細檢不可有不盡之心不可有不殫之力遲則變生速則事定余三任州縣所定命案不下百餘惟於當場研取確情從未在堂錄囚一遇命案單騎前赴兼裹數日糧從僕二人刑書二人幹役二人快頭一人仵作一人皂隸四人不合遠離

學仕錄

卷三

六

一步以杜私弊公案離檢所不過丈餘至則先問兩造明悉卽令仵作同兩造及地保公同檢驗不厭其詳所報傷跡詳錄草單俟三詞合同方親至檢所逐一加驗稍有疑惑令仵作再驗果見傷跡凶具相符然後親註傷跡如犯證俱齊卽先錄鄰右口詞再錄證見再錄死者之親衆供畫一始取囚犯口詞或一人或兩三人細細研鞫分別何人造意何人先下手何人傷致命務求顛末了然確定首從不可模糊所傷械物迅卽追起不可姑緩果無遁情再復問各犯翻駁盡致果無反覆合

刑書朗誦口詞與各犯仔細傾聽書押畢卽將凶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毆加功者亦加重杖以紓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應釋者釋應保者保應羈者羈務於當場研決不得遲滯牽累返署後卽行申報密卽敝辦招看覆核妥協俟憲批下日卽行點解斷不從書役之言以不迫限爲遷延之計也夫不於堂上對簿則主唆起滅之奸弊易絕不待久遠起解則殺人正凶之供吐難移此余數年親歷者也如檢驗時凶犯脫逃或所去不遠卽令隨從幹役刻卽追捕倘於一二日度其可

學仕錄

卷三

七

獲卽在彼處坐候了局或已遠颺卽懸賞緝捕仍於當場將各犯口詞照前錄定歸署俟獲犯之日先行密審然後質對立卽起解所謂遲則變生速則事定者如此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沈起元

號敬亭江蘇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有敬亭集

循吏約

分疆守土之官未有若州縣之於民至親而至切者也故易於見功莫如州縣而難於稱職亦莫如州縣上之爲民求良有司不啻爲嬰兒求乳母亦鄭重而迫切矣乃全材罕覩政化何以克成本司不揣用竭平日讀書所得與先輩所教訓者爲諸君諄諄誥誡焉夫人之才學仕錄

卷三

六

識豈無高下或剛或柔或敏或鈍賦稟有定固所不能強然才識之高者不足恃下者亦不足慮惟視其心何如耳才有不同心無不同也識有不一心無不一也心者何一曰實心

國家澄敘官方吏治章程纖悉具備特患視爲具文故事苟可以塞上司之責免功令之罰便爲了事巧於趨避競尙浮華則雖有良法美意都成虛設於地方毫無補益苟能將士習民風獄訟賦役水利盜賊諸事凡一切民生之所繫

國計之所關一一實心整理如飲食衣服之切已飢必求飽寒必求煖不因上臺督責而粉飾不因進取階梯而奮勉不因同列異同而依違一民未安一事未究寢食不敢甯也焦勞不敢恤也有一分不嫌於心不肯歇手有一毫負疚於心不肯瞞昧苟事不宜民雖上臺訶譴不懼也功令處分不顧也則才識之高者心以實而尋理必細操持必堅更無難事足以沮我何患政之不立雖才識稍下而心之所至識自開明才自展拓於境內必曰有起色矣二曰虛心夫心本靈明不虛則蔽有欲念則不虛好利好名皆欲念也有成見則不虛務嚴務寬皆成見也心既不虛於是是非之衡不能定情僞之隱不能燭動而輒誤無所適從要皆蔽之爲患也惟撤其所蔽使好利好名之念無所介於其中不計祿位之得失不問俗情之毀譽則事之是非民之情僞自無遁形事至而應就事論事不以姑息市恩不以執泥行法成見一空漸歸無我有過卽改何妨舍己從人有善不矜常覺彼長我短虛則能受虛則生明豈獨居官之切務實亦治心之要訣矣顧心之所以不能實與不

能虛者其病根又有二一在於不知其苦蓋勞心之苦甚於勞力不獨牧令爲然而牧令尤甚自設官分職以求固以極勞苦之事責之而非以爲我逸樂之具矣今試以一身爲一家之主仰事俯育胥責之一人卽數口之家無不以爲苦者况牧令地大者數十萬戶邑小者數萬戶其數萬戶與數十萬戶之身家羣責之牧令之一身而尙得以爲我逸樂之具耶自世教之衰徒知以仕進爲榮寵得一美官親友握手相賀而爲官者亦自以爲得不念其苦也比者

學仕錄

卷三

三

朝廷清明綱紀整肅貪黷恣睢之行無復敢試亦既知飲冰茹蘖之况矣夫飲冰茹蘖之况苦况也而猶未知苦乃其職也不盡其苦不安於苦則苟可以偷安可以逸欲怠氣卽乘而又安能實心與虛心哉故必知苦乃盡其職我盡其苦而民乃得樂我安其苦而心乃日休自必孳孳疊疊夙夜不遑甘入於苦之中而職無不盡矣一在不知其重夫億兆芸生士農工商不知其幾而居官者不啻千百中一二則一命之士皆上天之所厚也天心愛民而付之君以治斯民又以不能獨治而分

任之百職試觀今日自牧令而上惟大學士總六部之
政務自大學士而下亦惟牧令總六部之根基是豈惟
潔已奉公卽爲臣職之修有一事草率一時怠惰一毫
放縱一念詐僞便非

君上命我之意卽非上天生我之意誠念及此而精神
敢不奮勵才識敢不凝練乎知斯二者則自能實心行
事虛心自考而不肯苟且從事矣噫生堯舜之世而爲
虛糜廩祿之士所謂邦有道穀耻也有志之士於此必
有愆焉不甯瞿然而起者豈以免掛彈章爲幸得邀薦
學仕錄

卷三

擢爲慶乎諸君其各留意毋忽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王

植 號蕙思直隸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知縣有崇雅堂集嘗試語等書

嘗試語

移孝作忠事君猶父位祿尊榮皆君賜也時懷不敢負君之意則清慎勤三言俱在其中矣雍正二年奉頒訓飭州縣

上諭六百餘言以州縣爲官之基址勉以潔已奉公實心盡職自當於正廳置高龕製香木黃匣奉之另膳副本不時恭閱士子入官固當以此爲先也

學仕錄

卷三

三

凡在一邑必以潔已愛民實心辦事八字爲根柢所有邑中當卽革之陋弊當敬禮之賢紳士或積頑之衙蠹豪棍或未省之冤獄一到任後卽覈酌舉行方足示維新而慰人望然必加詳慎若妄行一事或尊禮非其人或責處非其罪將物議騰沸反不如安常循舊之無大失矣徐而爲之卒行其志事雖易而道則同

按縣令皆署曰知某縣事夫縣令何事民事卽其民事之黠者爲胥役或藐法以蠹民或舞文以欺官所以約

束之者有事民之秀者在學校何以正品術何以倡風化所以鼓勵之者有事民之愚者爲鄉役里氓凡勤儉之道禮俗之節作姦犯科之誠所以曉示之者有事由是相其地之所宜而爲之興利除弊於案牘則速理之於刑獄則慎恤之於賭娼則嚴禁之於倉庾則時省之於禱祀則敬將之於潛修芳潔之士則優禮之於急公樂善之家則獎勵之於城垣祠宇橋梁津渡之屬則修葺之總期以民事爲己事否則非能盡事之實者也又按知縣之以知其義爲主然旣曰知某縣事則一縣之

學仕錄

卷三

三

事皆所宜知而縣者鄉之積鄉者人之聚計一邑中爲鄉幾何一鄉中爲戶幾何其中紳衿若而人胥役若而人世家大族爲誰客商旅寓爲誰畸零附戶爲誰耆者七十以上嫠婦十年以外爲誰市肆何日廟觀何所水渠河津橋道何處因其俗之所做而爲之撫字教誨勸農示儉以厚其生敬老表節以惇其俗旌善別慝以起其耻興學課士以養其才實行保甲以辨其類慎選鄉保遴舉族長以平其爭總期以己心求民心否則非能副知之名者也余莅任二東皆本此意初至卽彙縣志

及各房須知冊自爲簡明簿大約分刑名錢穀僉差三項其刑名先列欽部大案起發限滿月日監倉人犯姓名事由及捕役所分地方積竊蠹棍名籍各枷斤兩所枷人犯月日並奉批詞訟皆附於後錢穀先列額征正賦若干內應解應支各欵若干雜賦若干本色米若干各列原欵支欵而上司官衙同城職弁屬員履歷紳衿姓名胥役練保鄉村圖甲並齋祭日期皆附於後另爲差簿人占一幅所准發差事件各注於名後辦竣審結者隨手註銷未完者酌期查比時時檢查升堂公出皆學仕錄

卷三

五

攜之內號所登各房所承我已握其綱要矣嘗由和平赴海豐方在途次值本府專差立催和邑倉穀欵項清數又查監犯姓名事由從吏皆張皇束手余出所記錄俾繕復之或以爲太勞余曰一勞正所以久逸也但不惜手勤眼勤耳

凡當官有宜知者四告諭紛然徒以眩目所行條示久而自忘籤不過宿久漸不行是曰虛冗章程不立鮮所遵守因循舊事無所振作政事叢脞憚於更易是曰茸惰上下號件宜刻戮記或爲要件依限覆結或爲最要

刻日申覆接到之始分別戳印覆訖結訖又戳印記如有遲違立即催辦餘所行知多不用覆另又戳記不時親閱否則遺忘是曰昏蒙更有綱要置一手摺前所未結本日應行上件宜覆差催未到人犯應釋隨手登摺逐日檢點此我自爲非人所代於此不能是曰玩忽此四警者余歷九縣三州二十五年中所自得之要領也

學仕錄

卷三

三

學仕錄卷三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熊宏備

號勉菴江蘇淮安人有寶善堂格言

居官格言

當官者以理事爲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爲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卽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

學仕錄

卷三

美

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江湖溺人渡船爲甚居官能申五禁亦方便之大者一曰不可人多二曰船不可太小三曰風大不可行四曰黑夜不可行五曰昏霧不可行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不可不早爲發落而令其淹久也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嫉亦非仁也

平易便民爲政之本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無根之訟須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慝與縱虎傷人者均惡

學仕錄

卷三

七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顏光衷曰居官者豈不知廉潔足尙第習見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積久日滋情性已爲芬羶所中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而猶未足也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漢而發蹟矧福祿有數多得不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士大夫不貪官不愛財却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

善啟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
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迫其所難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爲政者當先定綱
常正名分重道義爲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
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
與人間

救危以刑獄逼迫爲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卽
學仕錄

卷三

天

係定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卽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
寬刻間也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眉
公言熱審寒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筆間
便造無量大福

凡爲科第中人職任朝廷耳目須詳訪民害爲生靈請
命則一舉筆間可種永遠福田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
往有一善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爲化諭或禁火堇或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種殘虐侈費事天未有不厚報之者
爲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
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一有叢集不惟誤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襍而朦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

學仕錄

卷三

无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范文正公爲第一

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事
居官行法不能一槩去殺獨不曰留心開釋常存生意乎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四在爲人脅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適以啟下人之翫

忠君憂國守之以慎濟物澤民守之以謙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功名六嗔人有炎涼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癰豕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帛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學仕錄

卷三

三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甯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真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甯無損福

刑罰當寬處卽寬草木亦上天主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

其清而操切凌轢人爲尤難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夫刑罰之設原非得己有可生之路而不爲之急白是亦殺也居官典獄豈可拘守前案奉承上司而見死不救哉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蔭子孫

學仕錄

卷三

三

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祖父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卽奇策也

高牙大纛不足爲榮桓圭袞裳不足爲貴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爲貴爲榮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學仕錄卷四

目錄

王之鉄

言行彙纂

佟國器

弭盜九條疏

俞森

種樹說

李士楨

學仕錄

卷四 目錄

人命條議五款

治獄四條

黃六鴻

修水利

藝果木

植桑榆

卹孤貧

積貯

除盜

李漁

論刑具

論監獄

學仕錄

卷四
目錄

一一

學仕錄卷四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王之鉄

號明川湖南湘陰人有言行彙纂

言行彙纂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已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悞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二而在虛心觀察

學仕錄

卷四

一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窞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腴民之財

簡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知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何所生釁故往往挾權術以愆諛官長遇事風生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僻陋愚民目不識

文告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清黃望公門則心膽
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
積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
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取人之直恕其慝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
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
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
以摘短

學仕錄

卷四

二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知爲昏變恩爲慘染潔
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

凡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卽一身受享太過亦減子
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
敗卽塗地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
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卽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
容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

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
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
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
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
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
無視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
纜去朝天

學仕錄

卷四

三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
雨輒毀孝寬當堠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
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
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
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饋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
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氣小兒急收養輕繫
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
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邊糶禁抑價禁

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胥貪吾詞不濫准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石漬子曰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財之於人也猶膩之於物一汙而不可滌者也况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

學仕錄

卷四

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奔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蹠蓋之弊生矣一聽言之悞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

欲寢也曰得毋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毋有跛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毋緣以爲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毋有苦於狴犴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瘋憂之痒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眾人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爲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艷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爲自己享福計且學仕錄

卷四

五

爲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厦欲構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誤矣上天生爾爲造福之人今反爲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

居官以清廉爲最今人以廉吏不可爲而藉口於清官害子孫之說謂官清則子孫不免有清貧之苦也豈真有所貽害子孫乎或曰官清必執安得無害是尤不解清與執二字之義矣清者廉潔不妄取之謂也執者執拘之謂也二者原無相因之義如謂清者必執執者必

清則是貪者必通而通者必貪矣夫執者其性偏又或
爲學術所誤凡事皆存先入之見不肯虛心細思又不
肯與人相議並不肯下問於人不獨清執也卽貪亦執
是天下原自有執之人而非清爲之禍明矣安得謂清
者必執乎

學仕錄

卷四

六

學仕錄卷四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佟國器

字滙白盛京瀋陽人官至浙江巡撫有奏疏

弭盜九條疏

竊惟天下一切刑名惟人命強盜爲重然人命有証佐可據其事易明有傷痕可驗其跡易見盜賊則不然昏夜莫知誰何踪跡杳無定在迨至拘攝到官不加嚴刑必不肯認然彼自爲之計與其摧殘肢體傷折肌骨何如苟緩一時姑俟後日真盜固不輕招招者未必真盜學仕錄

卷四

七

臣以爲刑訊之法未盡可恃也若使弭盜有術緝盜有方審盜有法則盜賊自少而地方得以甯謐矣臣謹條議九款爲我皇上陳之

一察爲盜之人凡不農不商不工不傭無恆業之人與盜近矣不事生計恣意賭博與盜更近矣迫其爲盜形狀自異出入無時潛去潛歸一也往來多面生可疑之人二也常有贏餘費用不經三也此皆民間之盜最易覺察者也邇來爲盜多是逃兵冒營伍之裝

飾無將領之鈴束地方不敢問捕役不能詰惟有鄉保法嚴流寓必稽則此輩無所容身矣甚至見在食糧之兵亦有爲盜者傳聞各處禁城居民往往被劫非本弁故縱豈能猖獗至此臣以爲事發之日該營將領參革

一嚴藏盜之地除深山大澤綠林嘯聚外其欲劫掠城市人家若非往來窺探路徑習熟豈能突然而來是以娼家酒樓旅店開場賭博之處皆爲藏盜淵藪庵觀寺院次之誠能信賞必罰勒令捕人不時譏察非

學仕錄

卷四

八

但得本地之盜已也四方大盜俱無所容矣

一緝窩盜之家世無窩主則盜賊何處潛踪盜之去來無常而窩之居處有定盜之踪跡猶秘而窩之舉動甚彰凡被劫之處其盜之窩家近不出五里遠至十里二十里止矣蓋強盜行劫勢難遠涉一恐腹饑力盡二恐天明追捕豈有劫掠良久分贓擾攘之後自二十里外而來復出二十里外而去乎凡盜發後密訪附近地方情形可疑之家未有不得盜者此就被劫處言也又有久慣窩盜四出行劫仍串通本地之

窩爲線索者此鄉甲之法不行故也合應著爲法令
獲得其實者一窩准十盜之賞凡本州縣窩主在別
州縣事發者卽就窩主所在印官以昏庸參革

一釐審盜之弊凡獲一盜未有不令供招夥黨初獲之
時神魂無主情實易露亦有狡黠之徒故將睚眦之
讐誣扳數人以脫嚴刑問官不知卽有落筆附卷之
害據彼口說信筆填寫此單一經粘卷凡有姓名者
卽爲盜案中人縱得辨清身家已不可問矣故爲問
官者必細心辨其聲口察其情狀蓋真僞之情辭色
學仕錄

卷四

九

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我多方以辨之則掩護之
術不及卒備我隔別以訊之則無備之語不及會同
如果情節真正無疑此單方可附卷若是復答差謬
其中必有讐扳玉石不分最爲大害故審盜有司切
不可以參差供單草率附卷也

一剔審賊之弊盜以賊獲主認爲定案然而執賊論盜
往往失真臣每見一招之中盜數多者嘗二三十人
某人分某物一一分明種種招出未嘗不嘆鞫獄之
膠柱也今有雜物數拾以二十人分之數日後問所

分物各自言其所分能不爽矣以一人而言十數人
之所分能一一不爽乎况盜皆烏合之眾當昏夜之
時作倉皇之事能以一人備記某人分某物乎此皆
沿習敘招格套而不近情理者也究所分贓嘗云花
費無存夫以真贓花費而無憑坐盜誰不曰花費無
存耶凡盜情未確者則當審其贓歸何處賣與何人
若夫盜情既確則不必待贓以定獄律稱但得財者
斬謂一人得財則同行者皆斬故又稱同行而不分
贓分贓而不同行皆斬也今定獄必拘於贓則真盜

學仕錄

卷四

十

以無贓得脫者多矣

一嚴捕盜之法除負固連營者應官兵剿除外凡往來
劫掠出沒無時者惟責成於捕役蓋盜賊原捕役之
供戶捕役卽盜賊之窩主也若信賞必罰法嚴令明
未有不得盜者又盜之動靜惟同夥知之當懸重賞
云盜夥之中有能出首渠魁及黨與引領兵役剿捕
者除免本罪外仍論功擢用則盜黨人人自疑而有
解散之勢矣

一慎緝盜之票凡緝拏餘黨不可不填明住址年貌若

糊塗混開姓名則處處可設牢籠家家可施嚇詐矣
凡審供餘盜時先要訊明某人年歲若干身長身短
有鬚無鬚面白面黑住於某處一一開註票上庶無
影射嚇詐之弊臣見有事關叛逆重案隔省關提者
並不開註籍貫年貌止列姓名以致逐縣搜查各里
取結天下同姓同名之人甚多其爲詐索何可勝計
伏乞

天語申飭各直省內凡有事屬叛盜二案關提人犯者
必須註籍貫年貌一一明確如無籍貫年貌不許行

學仕錄

卷四

七

提

一申首盜之令凡盜賊自首原准免罪若大功以上親
及同居親屬雖無服者出首與自首同亦准免罪此
律愚民不曉故父兄明知子弟爲盜而溺於情愛遂
致隱瞞凡爲盜一二次者父兄知之一二月者鄉鄰
知之鄉鄰首盜其實甚難蓋官司捕獲真盜或賊有
可疑嘗十數駁未已良善之民出身首盜東奔西走
妨工費錢萬一審不成獄不惟自坐虛枉且致羣盜
報復身命俱喪以難事責之小民似非情矣惟鄉甲

法行責成甚嚴則人畏法而不畏盜盜亦讐法而不讐人矣以後審實初盜其父兄應連坐審實久盜其鄉鄰應重處

一清爲盜之源勸善莫如鄉約弭盜莫如保甲第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煩民擾夫盜豈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見乎彼生理經營里人有不知者乎所與交遊姓名面貌里人有不識者乎縱在孤村豈無親戚族黨往來乎縱屬流寓其來踪去跡居停主人有不熟悉者乎若以鄉甲之法實在舉行如有一

學仕錄

卷四

十一

人爲盜則闔約舉發如有一人非盜而被盜誣扳則闔約保救惟鄉甲廢而盜賊敢於公行鄉甲廢而盜賊始有淵藪鄉甲廢而被劫無聲援鄉甲廢而真盜無舉首鄉甲廢而被盜扳誣不敢保救此盜風所由日熾也鄉甲之法甚嚴則姦宄無處容身天下不憂不治矣

學仕錄卷四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俞森

號存齋浙江錢塘人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有荒政叢書

種樹說

閩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涓川千畝竹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人希土曠雖翦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往往而是嘗召土人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

學仕錄

卷四

三

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之效尙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室鮮完廬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嘗謂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足矣一畝之地而樹木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柿栗棗不俱殘也年豐販易歲凶療饑其利二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

之具其利三造屋無木土塹覆草久雨屋頽率多露處種樹則上可建樓居下不同土隅其利四樹少則生無以爲器具死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若栽柳列樹根枝糾結護堤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汴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尅不生今樹木稀少木不尅土土性輕颺人物羸猛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恬嬉玩日愒月則三弊不

學仕錄

卷四

四

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在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常恐因所緩而悞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每安常而襲故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蒙章甫之歌先致麀裘之謗三也至於民間或有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一里之內種樹者止一家一邑之內種樹者止一里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

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閭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閭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閱三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甯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所慮者但申學仕錄

卷四

五

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而無利濟之實耳爲邑長者下令之後常以時巡行郊野則人人驚動無敢荒怠矣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百年之後諸父老食得飽居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溉者也其德不旣滋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知不以余爲迂必爲投袂而起矣

學仕錄卷四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李士楨

字毅可山東昌邑人官至河南按察使

人命條議五款

邇來官胥平時既不知講讀律例臨審又不能細心參詳或出入游移而輕重倒置或元兇漏網而枉累無辜以致訟獄繁興爲害非淺殊不知審有審法招有招體其間毫釐千里之辨稍或負亂誣誤因之民命繫之誠不可不慎也茲列末議於左

學仕錄

卷四

六

一人命以原詞爲據隨告隨審卽遲亦不得過三日此爲定規尤不許於臨審時更投多詞改換情節添減犯証展轉牽告除兇犯應行羈禁外見証鄰右多不過三四人隨案質審分別保候不許一槩羈禁亦不許聽信經承差役株連多人致滋詐騙

一人命以傷痕爲憑奉禁不許轉委佐貳捕員定例印官親臨屍場檢驗如但隔壁聽件作指報則印官必須親臨屍場之謂何須將傷痕顏色分寸某處近左近右偏左偏右皮破骨折紅檀白檀係某器所傷分

晰致命不致命如金刃手足磚石木棍等器果與傷痕相合檢驗的實審與口供無錯卽填屍格以定山案不可聽信伴作經承含糊混報致成疑案難結更不可遲延時日以致屍潰難檢

一人命以初情爲真檢驗之日卽研訊屍親兇犯及緊關証佐確實各口供隨時追獲兇器因何事起釁何人見証何人先後下手何人致命重傷行兇及致死日期爲首爲從情節逐一訊明卽便定案以防後日狡辯參差

學仕錄

卷四

七

一謀殺故殺情律甚重如果有陰謀詭計或有意欲殺須依律坐罪若無謀故實跡証口有據自認無辭者不得輕議強引至鬪毆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以及威逼等項各有一定之律例亦各有不同之情節如鬪殺者以一人而敵一人者也有兩人則爲共毆非鬪毆矣鬪出一人之手又不可槩以鬪殺論如故意殺人意動於心執物毒打致命卽時身死是有心害命也此爲故殺隔日身死爲鬪殺若意欲殺人先告於爲從者使隨我而殺之則爲謀殺非故殺矣故殺者

出於一人之意不可以從論也若人不知故殺之意而卒然相遇共毆則亦共毆餘人而已同謀共毆有分有合分而言之有同謀而不共毆有共毆而不同謀合而言之始既同謀終又共毆究其下手毆傷致命之處之人坐以絞罪原謀者不論共毆與否並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其爲禍端之所起若共毆之人雖有別處重傷亦止杖一百以其下手致命者抵償矣故不深罪若原謀自行下手致命者或混打不知何人下手俱問原謀絞其他俱餘人若同行之人既不

與謀又不助力乃是不行勸阻只問不應如議甲乙丙俱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乙下手律絞甲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丙餘人律杖一百是也

一 共毆者惟有兇器又毆有致命重傷者方引充軍其雖有兇器而無重傷及雖有重傷而無兇器皆不得剪摘例文妄引如審係某情卽定某罪其口供叅看引律務須一意到底不許口供牽混叅看與引律舛錯如共毆致死者須悉某人持某器某處有致命傷

口供務與傷痕兇器相合獨重者議抵不得揣摩懸
坐以致辯竇或有自盡身死者隨即詢其無有真正
威逼情形即便趕釋不究仍差人押令限三日掩埋
則輕生刁惡之風自息矣

治獄四條

一審賊以慎密爲主凡賊初拏獲不可在外久停滋弊
到官卽擇深邃之處審問明白所云停宿長智洵非
虛語况從來無無窩主之賊亦無不通衙役之賊未
審明白之時尤不許衙役出入洩漏使餘賊知覺潛

學仕錄

卷四

九

逃然審時亦不徒恃刑法而在隔別分訊間有供報
同夥姓名亦查眾賊口供相同者姓名年貌住址一
一註明卽時出票分差往拏及到官後仍前隔別嚴
審而定奪之

一強盜務須得其強狀必先問其果有明火器械劫財
殺傷等情如竊盜搶奪及謀爲強而終爲竊謀爲竊
而終爲強者原情按律各有正條情律此外如有繁
冗舛錯口供須前後刪正明妥毋令混亂致難結也
一原問別官或有失出入改批我覆審者如審出枉

縱情由必當援情據理明允平反蓋明允者明而後
允服其心平反者平而後反正其案毋得避嫌疑看
情面仍照原問回覆以枉民命

一承問大獄期無枉縱速結爲當查引新例如無新例
卽遵律條如律條之所未合者自有援引矜疑之情
以議之其難其慎必簡必速毋聽狡犯株連多人耽
延時日尤不可輕出輕入致有枉縱不然訟獄繁興
而百姓之誤生計而累性命者可勝言乎

學仕錄卷四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黃六鴻

字子正浙江新昌人官至工科給事中有福惠全書

修水利

南北地勢有高卑之不同故水早有蓄洩之或異南方地低窪多湖蕩陂池北方地仰亢多平原曠野卑窪者利於疏洩仰亢者利於蓄蓄此其大較也然而南方亦有山田隴地未嘗不畏旱北方亦有濱河近淀未嘗不畏水夫農民往往坐視其爲旱爲水而不知救何哉貧

學仕錄

卷四

三

富之力有不齊愚庸之智有不逮而遂因循苟且付之無可如何也有司誠能愛民視四境之土田如己之莊產四境之農夫如己之傭佃於農功既畢之後單騎裹糧親爲相其地勢論以勿憚一時之勞終享百世之利其卑窪者爲之築隄堰建斗門旱則閉而蓄之澇則啟而泄之其仰亢者爲之引河渠通溝洫旱則灌溉有資澇則流行無礙則南北之地勢均可無虞矣若夫山壘之田於下流築大壩寸寸而壅之引以牽車使不傷於大旱河淀之田於四隅巨長圩層層而邊之疏以涵洞

使不傷於大水是依山傍水之地又可無憂矣夫如是甯有地方之弗盡而天時之足患哉邇來牧宰處衝衢指爲應接無時值凋疲又云催科孔迫獨不思與賓朋敲棋飲酒呼鷹犬縱獵從禽非公餘之暇日乎倘舍此自適之娛轉而念民事之急則農功有賴豈不爲賢父母哉

藝果木

夫民之當種者豈獨五穀哉卽果木之樹亦宜廣爲栽蓄也昔李衡爲丹陽守勅兒曰龍陽洲上千頭木奴歲

學仕錄

卷四

三

上千匹絹亦可足用木奴橘也董奉治病不取錢但令種杏數年十數萬株鬱然成林杏熟時買者以穀易杏悉以所得穀賑救貧窮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宋處士林逋甚貧結廬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子熟賣之日取一株所值爲用凡此者是專資果木之利卽可贍子孫拯貧乏以自供其高潔况乎躬耕南畝兼稼穡之饒乎然而財不患多以有餘而後豐土不患生以徧植而愈足爲有司者於方春之時宜曉諭四方居民擇其土地所

宜果木及實繁而易成者無論池傍隄畔悉行栽植不使地有空閒寸土較之田畝所種不納稅糧不煩耕耨不憂水旱因其地力而坐收厚利者也如此而蚩蚩愚民又何憚而不廣栽徧植乎須令村長莊頭等嚴飭所在居民及時栽種如官長單騎親勘仍有寸土荒閒者本主重懲村長莊頭並責庶有所責成而懶民不致自失其資矣

植桑榆

樹果木所以佐五穀之不足兼之資五穀之有餘植桑

學仕錄

卷四

三

榆一以供飼蠶之用一以給炊爨之需况乎製器用蔭行路皆吾民之取益乎昔諸葛武侯遺表有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是又以桑爲子孫衣食之利者也古者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通衢之傍植榆柳以表道其所由來久矣爲有司者宜出示曉諭牆隄壞廣種柔桑以供蠶事於女紅衣服不爲無助其郭外以及莊村由川塗以及孔道約通車馬者中留二丈許通負販者中留丈許左右兩畔悉栽榆柳槐松之屬每樹相間五尺不成者去之其茂盛者枝

幹挺舒陰繁而蔭遠時當炎暑無風自涼行者坐憩其
下不忍遽去遙望其處鬱鬱蔥蔥翠雲盤結居然旺氣
所鍾不亦名區吉壤哉周單襄公過陳見其田蕪穢不
治道弗不可行樹不表道而知陳必亡然則種植修飭
有關於治道也顧不重歟

卹孤貧

文王之仁政首哀憐獨平治之大道兼重卹孤夫鰥寡
孤獨皆貧窮無告之民王政所宜深憫者也今各州縣
俱設有養濟院凡孤貧俱設有布花口糧使其栖止衣
學仕錄

卷四

卅

食各得其所

朝廷之恩澤至渥也往往州縣養濟院傾圮廢而不葺
孤貧多寄跡城門荒廟口糧布花不按名支給每致尅
減正額斃於饑寒殊非仰體

皇仁俯憐窮阨之心矣爲有司者宜查本州縣額設孤
貧口糧布花等銀若干現在孤貧名口若干照依額設
每月朔日當堂按名給散布花於十月亦按名給散要
查須真正老疾幼殘窮子之人方准入冊支領若有死
亡報官掩埋仍准如前項人頂補不得該地丐長欺凌

以彼屬乞流冒頂侵食官銀至於養濟院宜親詣查勘
傾圮者卽設法修理湮廢者卽設法起葢其式中堂三
楹後室五間左右各五間繚以周垣室後各留隙地數
尺便於廁淨中堂爲孤貧公聚之所後室有婦人者居
之左右男子居之門外植木坊榜以養濟院則孤貧栖
址衣食皆有所賴矣

積貯

夫三代而下之言積貯莫善於平糴常平社義諸倉之
法矣然而初行有效久則弊生者葢始創之人以實心

學仕錄

卷四

五

而行良法故法興而利溥繼起之人以良法而濟私心
故法弊而害滋如漢耿壽昌之長平始甚益民後劉般
以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而罷隋長
孫平之義倉當社而立卽委社司簡校吏不得操儲時
委積小民均利後因貯在民間多有損失又議置倉州
郡一遇凶饑賑發受惠者皆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而遠
鄉僻壤孤煢無告不獲沾卹合唐太宗詔置義倉令畝
稅二升爲不登之賑貸又置常平倉以備凶荒後高宗
時稍假之以給他費至神龍而畧盡宋代屢置惠民常

平以防凶歉後因兵食不足乃出常平數百萬緡助三司以給軍費熙甯間王安石乃勅立三司條例司盡廢天下常平本而易爲青苗錢於是百姓無凶年之賙贍而有樂歲之困窮由此觀之豈法之弊哉不得其人之故也然自古及今亦安得盡有其人而後議其法乎今朝廷備荒之政命直省建立常平令捐穀得補太學明經近復允計臣請聽民間照畝出粟以爲積貯其爲災民計可謂詳且切矣然備貯之粟春則減價以糶秋則增價糶買還倉非卽耿壽昌常平之制乎然今之捐納學仕錄

卷四

美

半徇於上司親友之情面半沒於官役朋比之侵漁而廩中之儲濩落無幾恐其一朝敗露遂假潮濕沓爛之辭而爲出陳易新之請以掩飾其欺及不幸而去官虧空之弊水落石出其累萬盈千見之參奏者比比皆是則

朝廷拯救災民之具竟飽奸貪谿壑之吞較昔劉般指壽昌常平之流弊又不獨侵刻百姓豪右爲奸而已也今之常平等穀皆於城郭置倉吏胥掌其出納其意以貯在民間多有損失莫若近之官長就便稽查而委之

主守以專責成亦卽隋之社倉改置州郡之謂也然而
旱潦偶罹饑荒望賑四遠孤窮旣不能爲升合匍匐而
來百里元侯又不能爲輓負鄉村而去則賑濟止在城
而不在鄉夫又非隋之改置州郡受惠皆近郭而遠僻
不沾龔合同出一轍哉竊以爲欲倉貯有備在於官得
其人欲侵刻無聞在於制得其法欲遠近均沾在於常
平社倉之並設愚請得而申言之可乎夫倉貯之所以
空虛者由於主守之無稽而本官之懸欠無補也無稽
則吏易以作奸無補則漏卮日形其罅欲求充備也得

學仕錄

卷四

七

乎爲有司者誠能選小心畏法之胥以爲典守俾其出
納有考多寡有數以嚴立其罰及出易之際官勿自用
使穀去倉而銀須歸帑亦不得聽先賒後補使穀入手
而價則無償如是官胥旣無染指奸蠹不致騙誑而倉
貯猶患其無備乎至於百姓受其侵尅者由於糶糴之
不及窮民也出易之計小民弗獲受升斗及減糶增糶
又僅有其名而反爲加耗以損益其數此百姓之所以
有害而無利也爲有司者誠能春而減價以糶秋而增
值以糶酌其數而均與之母爲強有力所併是則窮甿

溥邀其惠而尙有侵尅之爲患乎其社倉委之社正社副而一切糶糴及費用之數絲粒必登簿籍彙報之官官不惟按籍而稽尤須履倉篋而察其數單騎減從毫髮不擾則鄉之人視其倉廩皆我民之有也好義者樂其勸諭皆爲我父兄子弟之所藏也卽典司諸人亦甘爲勞勤不忍侵漁以爲此我鄉人之脂膏性命也如是而四鄉僻遠有不均沾實惠者乎合常平社倉而計之援例所納之穀宜貯之常平建倉於城郭照畝所輸之穀宜貯之社倉建倉於四鄉及當歲饑近郭散之常平

學仕錄

卷四

天

四鄉散之社倉又視城鄉之不足而轉移以濟此社倉常平之所宜並設均爲救民之至計也爲有司者誠能以二倉之詳委申之大吏大吏請之於朝永爲備荒定制洵保邦固本萬世之利矣否則宜與紳士富民商酌於各鄉照社倉自立義倉廣爲樂助亦如前法設施恐力有不贍不妨由少累多如朱子貸常平倉米六百石積十四年除償原貸外獲現米三千餘石而一鄉之中雖遇凶年民不乏食此亦其明驗矣嗚呼亦安得長有賢有司而實心任之使良法美意行之千萬年而有利

無害也哉

除盜

災傷之民其畏法之心不勝其救死之心始而鼠竊狗偷既而公行搶奪有司務爲小仁而不知禁遂無忌憚相率剽劫孽滋禍長以其先無安之道戢之方也嚴盜賊之本在於施賑恤平米價使民有生之可愛而後能遏其不敢爲非防盜賊之流在於禁搶糧懲偷竊使民有法之可畏而後能杜其日滋於暴所爲籌之於早而戢之於後者深有見於端本澄流之道也苟不究其本惟誅罰之相繩不塞其流或姑息以從事則救死不暇之民既無身家之可戀狂逞不軌之徒又何法令之可加然後求所以安戢之不已晚乎

學仕錄

卷四

无

學仕錄卷四

丹徒戴肇辰友梅輯

李漁

字芷翁江蘇太湖廳人官知縣有資治新書

論刑具

刑具代有變更其載在律條一成而不可易者厥數有

六曰笞曰杖

二者皆用刑條管小杖大

曰訊

即今之竹板有重罪不服責以訊之

曰枷

項刑法以示衆

曰杻

手刑俗名手杻

曰鐐

足刑俗名腳鐐

視罪之重輕為刑之

巨細枷輕於杻鐐訊輕於枷笞杖又輕於訊非極重之

罪有死無赦者不用杻鐐非罪犯衆怒法當榜示以快

學仕錄

卷四

三

人心者不用枷下此常用之具則訊杖笞三者而已杖

笞止於醫受訊則醫股分受三者皆不及股灣恐傷其

足當事者無不知之此老吏常談無庸贅述言其未經

道破者而已矣有同一刑具始用之而重後用之而輕

今日用之而輕明日用之而又重者此其故非但官長

不知即訊之老年隸卒亦茫然不解竊博謔羣訪而得

之其倏重倏輕不可測識者則以新舊燥濕之不同而

用刑之隸卒又漫不蓋藏聽其露處故也新設之具其

性倍堅况竹木皆產於地未有不帶濕氣者惟用久則

水性漸收鋒鋸亦去且與人之皮肉相習故受者雖云痛楚未必盡有性命之憂新設者與此一一相左其斃人最易文太青作縣時因舊枷刑敝不可用欲置新者代之慮其傷人卽以舊枷圈外之木穴一新孔爲容項之地外以新木環之其不忍人之心如此但覺慈祥太過反近迂闊語云物不用新何由得舊惟減其數而慎用之亦足以全好生之德凡此皆言新舊之別當世亦間有知之者至於蓋藏一節則從來未講每至訟庭見椶指竹篦及夾棍杠子之屬皆委之滴水簷下纔值斜

學仕錄

卷四

三

風細雨便皆濕透况值傾盆之簷溜乎官長不察隸卒不知照晴明乾燥時一例用刑一般下手以爲同此刑具耳受者不死於往日豈其獨死於今朝不知輕重殊體一旣可以當三燥濕異性十還可以抵百如其不信但取一件刑具先於乾燥稱重幾觔再於濕透時稱重幾觔則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然此猶論輕重之體尙未闡明燥濕之性請得而暢言之尋常無罪之人坐臥於卑下斥鹵之地隔以牀薦椅褥尙有濕氣上蒸侵人骨髓染成劇病而不可醫者况以濕潮

之具裂開其皮而分析其肉深入於腠理筋骨之間尙冀其受而不病病而不死乎嘗有杖不數巡而斃人於廡下枷未去頸而畢命於階前者未必不由於此伏願賢明長者各於廳事左右另置高敞廡屋一間發板於地以防梅雨之月濕氣上侵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則束而藏之此高大於門之捷徑也豈待平反大獄祝網施仁而後爲陰德哉衙門人役有能講此理互相勸諭勤謹收藏每至用刑之際必量其新舊燥濕以爲下手之重輕則陰德亦自無量不獨官長蒙庥而已

學仕錄

卷四

三

也

古人設枷之意不過辱之而已囊頭以木榜其罪名動本犯羞耻之心令其悔過亦使遠近爲惡者見而知警法止此矣原非令之負戴而行何必過於厚重亦於罪人無害何也坐時原以他物支撐行時亦有親人扛助厚重之與輕薄初無異耳但知此刑專爲亡賴者設畧有顏面身家者甯置他法勿用此刑蓋以痛可忍羞不可忍血可滌耻不可滌也官府一念之轉移繫百姓終

身之榮辱可不慎哉

杻以繫手鐐以拘足皆所以防閑罪人慮其免脫故也苟非大辟卽當存鐐去杻以遂人情之便何也人身之用足居其一手居其九非此則五官不能自運旣不置之死地卽當遂其生機使活潑有用之人而爲行屍坐肉不但非情且亦非法至於婦人女子雖犯死罪例不加杻爲其飲食便溺不可假手於人也

人皆謂後世之法寬於前古以其無別足之刑也余謂多用夾棍多敲杠子便是別足之刑猶之殺人以槌與刃初無分別朝廷立法苛與不苛有何定額只在用刑

學仕錄

卷四

三

者之愼不愼耳夾棍杠子於法爲極重萬不得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強盜人命喉口咸證爲實卽司讞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真而本犯堅不承招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殺之也可試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夾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不收之時此時所招多是真招若待收夾加杠此時供吐之言十只可聽其一併此一句亦須待放鬆之後再訊以定其果否常有一夾不招而至再夾再夾不招而至三夾者卽使滿口供承總非確據以其出於口者非復由中之言猶病極

而爲譖語據此定案非爲陰隲所關倘遇慈祥之上臺解網之恤部霽威曲訊仍吐真情則前案可翻亦足以妨神明之譽至非人命強盜及謀叛重情此等峻法嚴刑卽終身不用亦未爲不可

論監獄

罪有重輕則監有深淺非死罪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此定法也下此則欽犯巨蠹慮其疎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茲以往則笞杖非其人牢獄非其地矣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濫禁隄防獄卒勿使凌虐罪囚潔

學仕錄

卷四

三

淨圜扉無致釀成瘟疫此郡邑諸公之能事亦守巡各憲之常規言之無益聽聞徒取厭倦而已獨提緊關二事一爲生死所繫一爲名節所關留心民瘼者請諦聽之罪人之死於牢獄天年者少非命者多不可不加訊察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賄買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兇坑貧取利因而拷逼致死者並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直待垂死而遞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冤情種種不一若係定案待決之死

囚自當明正典刑豈有公罪而私殺之假手兇徒使太
阿旁落之理若係駁審未結之重犯死罪一日未定終
身尙有生機豈有官府不能決斷上下交費躊躇反聽
此輩毅然殺之絕無忌憚之理况有代僵波及之冤民
似是而非之疑獄旣無昭雪之曰反加曖昧之刑雖因
吏卒之逞兇實由官長之不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豈得以瘵斃二字草草申詳遂卸典守監倉之
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後不若申飭於生前時時稽察
獄中勿令此輩魚肉囚犯囚犯有疾責令早具病呈一
學仕錄

卷四

三

見病呈卽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者取屍親告領
結狀一併粘連以爲申報上司之地囚犯無親屬者以
里甲鄰右代之盜賊無鄉貫者以刑房書吏代之慎密
若此非但奸弊不叢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自立於
無過之地常有要緊囚犯瘵斃是真上司不信疑府州
縣官匿取賍私慮其攻訐自作病呈以滅口者爲人卽
以自爲不可不慎也

婦人非犯重辟不得輕易收監此情此理夫人而知之
也然亦有知其不可而偶一爲之不能終守此戒者以



知其淺而不知其深計其今而不計其後也問以不可收監之故則曰此中男婦雜居嫌疑不別况牢吏獄卒半屬鰥夫老犯宿囚多年獨處婦女至此鮮有不遭其污者漁曰不然羞惡之心是人皆有施強暴於衆人屬目之地不待貞者而後拒之久則難保無虞旋羈旋釋者未必盡有失節之事所可念者婦人幽繫一宵則終身不能自白無論鄉鄰共訾里巷交傳指爲不潔之婦卽至親如父母恩愛若良人亦難深信其無他而公姑妯娌又可知已此種不白之羞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學仕錄

卷四

美

能湔洗常見有婦人犯罪不死於拘攣桎梏之時而死於羞慙悔恨之後者職此之由漁勸爲民上者皆當以此存心一念稍寬保全幾許節操一時偶刻玷辱無限聲名此陰施陽報中極大關頭萬勿視爲細事婦人有一必不可寬之罪勢必繫之獄者惟謀殺親夫毆殺舅姑二項亦必審實定案而後納之此外卽有重罪非著穩婆看守卽發親屬保回總令法度綱常並行不悖而已矣

